

尚

書

後

案

尚書後案卷四

東吳王鳴盛學

夏啓

甘誓

大戰于甘

鄭曰天子之兵故曰大戰傳曰甘有扈郊地將戰先誓疏曰曲禮約信曰誓

案曰鄭云天子之兵故曰大者序云戰經云大戰故决之望文為說也傳云

甘有扈郊地者此馬融義也漢志右扶風郿縣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啓所伐

自元魏郿縣改屬京兆郡唐為府故釋文云京兆郿縣即有扈也攻水經渭

水注曰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在

水東郿縣昔夏啓伐有扈作誓于是亭是也呂氏春秋卷三季春紀先己篇

說此事以為與有扈戰于甘澤即甘水是也以為夏后相說苑卷七政理篇

又以為禹則皆誤也

乃召六卿

鄭曰六卿者六軍之將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

詩十六之三卷大雅統疏○禮記四卷曲禮下疏

傳曰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疏曰六軍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文鄭云夏亦

然則三王同也

案曰鄭云六卿六軍之將者夏官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詩小雅瞻彼洛矣以作六師六師即六軍也毛傳云天子六軍正義云一卿將一軍又大雅棫樸云六師及之常武云整我六師皆是也天子六卿六遂六鄉之制則大司徒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小司徒云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是也合鄉遂之衆可制十二軍而但為六軍者不盡用民也鄭以此經有六軍則夏制與周同矣鄭又云周禮六軍將皆命卿則三代同矣者夏官凡軍將皆命卿鄭注云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于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蓋六官之長六鄉之大夫皆可為將也六官之長即是冢宰司徒等六卿之大夫則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

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謂三才息棄天地人正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傅太子射父辭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特親而不恭也

案曰鄭云有扈氏與夏爲同姓者史記夏本紀禹爲姁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有有扈氏觀射父所謂觀扈者觀卽五觀見五子之歌扈則有扈是有扈爲同姓明矣左傳昭元年趙孟曰夏有觀扈商有姚邳亦以觀扈並言也鄭又云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者禮運云播五行于四時月令所記明堂四時之政皆順五行之德故有太史謂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云云大戴禮第六十六說明堂事名盛德篇威侮若孟春行夏令之類是也鄭又云三正天地人之正道者疏引繫辭文云云以證是也馬以爲建子建丑建寅說本伏生大傳夏傳云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鷄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不以二三月爲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爲歲之三正也周以至動

殷以萌夏以牙物有三變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統者所以序生也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是故三統三正也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春為正者貴形也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鄭于彼文注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鄭雖有此說而注書仍不用者有扈夏同姓廢前代正朔不得為罪若但廢本朝之正朔則又無緣兼言三正此說非也

天用勦絕其命

釋文曰勦子六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與與玉篇切音同○案曰勦古字疑通故馬本作與然說文卷四下刀部云勦絕也从刀與聲子小切引夏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力部勦勢也从力與聲子小切又楚文切引春秋傳曰天用勦民二字遊列古從說文作勦為是所引夏書今刻作勦誤也

傳曰用其失道故勦截也截絕謂滅之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案曰墨子卷八明鬼下篇引此經恭作共

傳曰恭奉也言欲截絕之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釋文曰御非其馬

反○案曰明鬼下篇引此三攻字並作共

鄭曰左車左右車右

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車左主射攻治也治其職車右勇力之士

執戈矛以還敵御以正馬爲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疏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主馬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如此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爲節度成二年左傳晉伐齊晉解張御卻克鄭工緩爲右卻克傷于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卻克傷于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爲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將居中也御以正馬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

案曰鄭云左車左右車右者此左右御三人共乘一車乃士卒之車非將所乘之車也知者魯頌闕宮箋云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彼疏亦引宣十二年左傳樂伯語以證左人持弓又引成十六年晉與楚戰于鄆陵樂鍼爲右使告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焉哀二年鐵之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禱云崩噴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

又引此經云云上言左右下別言御證御在中央是也若將之兵車則異是此疏既引成二年傳以說之又鄭風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刀自居中央爲容好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彼疏引夏官太僕及成二年傳證天子諸侯親鼓亦居中在鼓下合諸條觀之兵車之制已明其郵無恤御簡子是將所乘非士卒而彼疏以證士卒之車者成二年杜預注自非元帥御皆在中將在左疑簡子亦不自爲元帥蓋御左將中惟元帥爲然其餘諸將皆將左御中也孔傳云云與鄭合但鄭注不全故不及御也知此言士卒之車者上文六事之人鄭云軍吏下及士卒則此左右御自是士卒言士卒可該將言將不足該士卒也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傳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于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疏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

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費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元曰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有功則賞祖主前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刑賞異處者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

子則孥戮汝

釋文曰孥音奴

傳曰孥子也非但止汝身辱及汝子言恥累也疏曰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爲子

案曰周禮秋官司屬其奴男子入罪隸女子入春槩上文言盜賊之金刀財貨皆入于司兵故鄭衆解此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于罪隸春人槩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書曰子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故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于丹書請焚丹書我殺督戎恥爲奴欲焚其籍也鄭康成則以奴爲從坐而沒入縣官者賈公彥疏云先鄭引尚書子則奴戮汝與此經奴爲一若後鄭義尚書奴爲子若詩樂爾妻

奴奴卽子也引春秋傳者證隸爲奴男女從坐沒入縣官者謂身遭大罪合
死男女沒入縣官漢時名官爲縣官非謂州縣也據此二鄭之異解者先鄭
以奴爲奴婢卽係罪人本身後鄭以奴爲罪人之子孫沒入縣官惟此爲異
若先鄭承上盜賊而言而又引書及論語有扈箕子皆不可以盜賊例則知
凡犯大罪者皆是不必專泥盜賊二鄭解同也玩孔氏賈氏正義則知鄭注
尚書以帑爲子以戮爲辱與孔安國傳同蓋不用命者身旣被刑子孫又沒
入罪隸春彙以戮辱之戮社爲戮殺帑戮爲戮辱古人語質連文不嫌異解
如此

書後案卷四

尚書後案卷五

東吳王鳴盛學

商書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釋文曰格
庚白反

鄭曰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為天下之號釋文曰契
於野反王曰相土居商工湯取商為號

傳曰契封商湯以為號湯稱王則比桀于一夫疏曰以湯于此稱王故本

其號商之意契封商湯以為號鄭元之說亦然惟王肅云相土居商工湯取
為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遂即改

名則相土至湯改名多矣相土非始祖何用其所居為天下號乎必不然也

案曰鄭云云者此商書首故鄭先說商名虞夏及周當皆有之但今已亡也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釋文曰台以之反
下同攝居力反

馬曰台我也史記三卷殷本紀集解○傳曰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子非我小子

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疏曰稱舉釋言文

案曰馬云台我也者釋詁文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

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釋文曰恤有律反

傳曰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政也言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予聞汝不憂我衆之言不敢不正桀罪誅之

案曰傳以割正爲割剝之政者割剝說文刀部文也多方言桀剝割夏邑下文言夏王率割夏邑是桀爲割政于夏也正與政同古字通也此言予畏上帝下文言致天之罰皆奉天命以伐夏者墨子卷五非攻下篇云夏王桀天有皓命日月不時寒暑禱至五穀焦滅鬼呼國鷄鳴十夕餘乃命湯于鑿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奉率其衆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鹵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于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此湯之所以誅桀也是湯奉天以伐桀之事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傳曰今汝其復言桀惡其亦如我所聞之言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

釋文曰遏千
善反徐音謂

馬曰遏止也釋文曰傳曰言桀君臣相率為勞役之事以絕衆力割割夏之邑居

案曰馬以遏為止釋詁文

有衆率怠弗協

馬曰衆民相率怠墮不和同史記殷本紀集解
。書序元龜五卷

案曰馬以協為和同釋詁協和也說文卷十三下勑部協衆之同和也是也

日時日曷零予及汝皆亾

釋文曰零
息馮反

鄭曰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零亾我與汝亦皆喪

亾引不亾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傳曰衆比桀于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

俱亾欲殺身以喪桀

案曰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云云者伏生大傳云夏人飲酒醉者持

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

退而閒居深聽樂舞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惘然嘆嗒然笑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亾則吾亦亾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適湯鄭于彼文注云亳湯之都也是時伊尹仕桀桀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比于日言去復來也是其事也劉向新序卷六刺奢篇云桀作瑤臺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樂兮樂兮四牡躡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亾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嗒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亾乎日亾吾亦亾矣此事又見韓詩外傳二卷又呂氏春秋卷十五慎大覽云桀爲無道湯令伊尹往視夏聽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鹵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闕鹵方日勝東方日不勝然則桀平日每以日自比乃其恒言孟子引此文而曰民欲與之偕亾孟子之解雖與鄭異然謂民以日比桀則亦因桀平日每自比于日故民就爲此言意亦不大相遠孔傳正作此解若趙岐注曰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

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汝俱往亡之岐漢之俗儒不合古義不可從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

稱文曰刑力代反後音來。案且史記作理音轉而誤也

鄭曰賚賜也

史記殷本紀集解。賚賜元龜五卷

傳曰凶德如此我必往誅之賚與也汝庶幾輔成

我我大與汝爵賞

案曰鄭云賚賜也者釋詁及說文貝部文周頌序云賚錫予也禹貢納錫史

記作賜錫與賜通故賚亦賜論語堯曰篇何晏注同也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傳曰食盡其言偽不實疏曰釋詁云食偽也孫炎曰食言之偽也哀二十五

季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言而不行

如食消盡故為偽也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案曰孥說文無之釋在巾部金幣所繫故孥子亦曰孥左傳蔡人歸其孥詩樂爾妻爾音是也爾參五經文字中五十一巾解

孥字注云說文乃胡反字林以為帶葉之聲音偽又作孥為妻孥字然則此字起于字林也漢古文作孥見新編古匡謬正俗

鄭曰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

春葉

傳曰

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無有所赦權以有

之使勿犯疏曰昭二十季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案曰鄭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者鄭以戮爲辱也又引周禮云云者秋官司厲文也鄭彼注以爲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是舉漢法以况也孔子此又以爲權詞非實事不知鄭有此意否若鄭有此意則刑禮注卽應从先鄭以爲罪人本身入官不必云罪人之子從坐矣恐非也

又案曰論語堯曰篇云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何憂樂解載孔安國注于予小子履三句注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太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于朕躬四句注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今考墨子兼愛下篇引予小子履一段凡十三句爲湯說不云湯誓而孔安國乃云墨子引湯誓或疑其上文引泰誓禹誓遂槩從而誓之然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內史過遠在墨子之前業已

稱爲湯誓則無疑矣安國注論語時亦以國語爲據後四句旣爲湯誓則前三句亦爲湯誓可知故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非因上文而槩稱之也原墨子之意不稱爲湯誓而易爲湯說者蓋亦有故論語所引自予小子履起至罪在朕躬止玩其辭孰不以爲告天伐桀之誓者乎唯墨子所引于告于后帝下增多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三句不得以爲禱祠之說矣不知此三句實衍文也何以明之湯之大旱在革夏命改正朔後今方伐桀豈桑林自禱之時乎墨子欲取湯禱旱剪其爪髮身爲犧牲之事以證成其兼愛之說故改伐桀爲禱旱斷章取義稱爲湯說而其實則湯誓也但今湯誓實無此語此何以解蓋湯誓必別有一篇伐桀大事湯之誓告必不一而足如武王有泰誓三篇又有牧誓一篇皆所以重言申明者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此爲告民伐桀之辭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此爲告天伐桀之辭各不相蒙雖小序無湯誓二篇之說然此一篇安知不更在百篇之外乎卽以堯典所無而遂疑論語爲非帝堯之言乎且墨子尙賢中篇又引

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其語亦不見于今湯誓中豈非別有一湯誓之明驗乎及東晉晚出古文一出則遂取論語國語墨子各處所引之湯誓一槩攘之入湯誥中此則漢魏諸儒所不料也孟子引湯誓時日害喪云云趙岐見其現在湯誓故注曰湯誓尚書篇名也國語引湯誓余一人云云韋昭不知爲別一湯誓而又生于三國目未見晚出古文故解曰湯誓尚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亾矣不知非散亾也今湯誓一百四十四字首尾完好文義連屬絕無譌闕安得有予小子履一段及聿求元聖等語爲其所遺落乎此必別自爲一篇無疑而入之湯誥則妄矣墨子生孔子之後書未焚也內史過又生孔子之前書尚未刪也而所引之書同于論語者皆以爲湯誓此所以信其必不出于湯誥也班固當東漢初校理秘典得見古文尚書而所著白虎通兩引予小子履皆以爲伐桀告天之辭卽包咸注有罪不敢赦三句亦云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其爲伐桀告天甚明故知非湯誥也

尚書後案卷六

東吳王鳴盛學

商書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

釋文曰盤本又作般步干云。案曰漢道錄卷十四載商邑石經殘碑于盤庚下篇首句盤字作般周易屯初九盤桓未居貞仲秋下句碑作般桓漸六一鴻漸于盤郊祀志作於盤于般則知

盤本作般也

鄭曰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以五遷繼湯篇次祖乙故繼之于上累之

祖乙為湯元孫七世也又加祖乙復其祖父通盤庚故十世祖乙居耿後奢

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圯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

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為君時事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八卷。王天與尚書集傳十四卷上。吳棫書解傳。王應麟

馬曰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詰何非但

錄其詰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尚書疏。又楚與疏。釋文。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八卷。章如愚山堂羣書考索續集四卷經籍

門。案曰楚與疏及林氏章氏引此並作王廷王曰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

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于殷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十八卷。金履祥通鑑前編四卷。羅莘田史圖名紀注四卷傳

曰殷亳之別名疏曰殷本紀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此與序違非也皇甫謐云耿在河北迨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庚遷殷鄭王及皇甫皆謂奢侈過度故欲遷都孔傳無奢侈之語也亳是大名殷是亳內別名鄭以商自此號殷前未有殷名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于殷先正其號知于此號殷也亳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

案曰鄭云盤庚湯十世孫云云者殷本紀云湯太子太丁未立卒弟外丙立崩弟仲壬立崩太丁子太甲立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崩子仲丁立崩弟外壬立崩弟河亶甲立崩子祖乙立崩子祖辛立崩弟沃甲立崩祖辛子祖丁立崩沃甲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是盤庚為湯十世孫也馬融注蓋與鄭注同也鄭又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迨近山川盤庚乃謀徙居湯舊都者後漢書卷八十上文苑傳杜篤奏論都賦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李賢注引帝王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迨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侈不絕盤庚乃南渡河徙都于亳是其事也又曹翽作後漢敬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二宗儉以久嚮盤庚儉

而弗怠是亦言盤庚去奢從儉之事皆與鄭合也圮耿事已見序其實所以
遷都之故兼爲奢侈及河圯兩事故鄭兼而言之也鄭又以上篇盤庚爲臣
時作則必以中下二篇爲盤庚爲君時作此義于經無可考然王肅說亦同
必有據也至史記以爲盤庚崩後作則妄矣小司馬以爲不見古文故有此
說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非不見古文者但史記雜采羣書不可信者正多耳
又案曰郊特牲云亳社北牖襄三十季左傳云烏鳴于亳社亳是殷地大名
故以殷社爲亳社也自盤庚改號爲殷故不曰遷于亳而曰遷于殷也鄭注
書序云契木封商國在大嶽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卽今陝西商州
契子昭明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其地今無考昭明子相土襄九季左傳云陶
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後微子
封此卽今縣河南歸德府治相土至湯十二世湯始居亳從契父帝嚳所居
序言自契至湯八遷經傳可考者惟此四處湯既有天下以商爲號鄭商頌
譜云商契所封地正義云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契所封鄭以湯取
契所封爲代號也

服虔王肅以爲取相土所居商丘爲亳商與商丘非一地契封商
見書傳史記中後世明湯何必刻取商丘一字爲號服王說非也

元烏箋云湯

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正義曰書序云湯始居亳又云盤庚將治亳殷于湯
 言居亳于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自亳之殷地而受命
 此說與此經正義正同盤庚遷殷蓋復湯之舊都也據經上篇言先王五邦
 者湯始居商丘其後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是為五邦鄭馬
 王說皆如此孔傳不數商丘而數盤庚遷亳為五計上篇是未遷時作豈容
 逆數為五傳說非是但經言先王五邦而序言盤庚五遷者猶言盤庚以上
 所居凡有五處云爾其實湯居商丘特洽上代之舊不得謂之遷乃立文之
 體隨便總言之耳且自契至湯八遷數湯在內自湯至盤庚五遷又數湯在
 內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止十二也以此言之鄭馬王皆數湯
 之商丘及亳在五遷內則孔傳于序云湯自商丘遷亳無可疑而正義反疑
 商丘乃相土所居契至湯有八遷不應契至相土三世七遷相土至湯十二
 世只一遷此則謬甚時代既遠八遷可考者惟四安見相土遷商丘之後不
 又遷他處其後又復遷商丘而湯承之耶

據馬鄭王說則五遷者數至殷而止盤庚自耿遷
 亳其明而史記又言祖乙遷那蓋耿即那也那今

順德府成寧縣又自盤庚遷亳之後武乙又自
 亳遷朝歌至紂而亡合計商家共有十四遷也

今此經言盤庚遷殷殷是亳小別名則亳殷

本爲一地正湯之故都也

又案曰諸家言亳所在說又紛紛不一今考漢地理志河南郡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續漢志縣屬河南尹劉昭注引臯覽曰有湯亭有湯祠又曰尸鄉在縣鹵三十里所謂殷者亳之別也今偃師縣屬河南府鄭主此說的然可信而臯甫謚則云學者咸以爲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鹵三十里有尸鄉亭是謚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按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爲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征葛事據序及史記在湯征葛計而此云云知今本古文出于誥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爲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齊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卽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卽湯都也蒙爲北亳卽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爲鹵亳卽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謚之說似有理其實非是漢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沛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蓋諸郡國皆微子所封社猶稱亳

當時人或以亳在宋地班氏于此文下又云昔堯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薄則此為湯嘗游息之地後人遂往往指稱亳在梁國沛陰山陽之間而其

實湯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也故班氏于梁沛陰山陽諸郡國皆不言湯

都而獨繫之偃師可知鄭說之確矣司馬彪于梁國之蒙及穀熟皆不言亳

注妄引皇甫謐說者非是惟于薄縣則云湯所都注引杜預曰蒙縣西北有

薄城中有湯冢其南又有微子冢書正義引此說作伊非是伊深在沛陰已氏遷非薄而又有臣瓚者于前漢

志山陽郡薄縣下云湯所都而又曰湯居亳今沛陰產縣是也今亳有湯冢

云云蓋薄縣者漢本屬山陽郡後漢又分其地置蒙穀熟與薄並改屬梁國

晉又改薄為亳且改屬沛陰故臣瓚所謂湯都在沛陰亳縣者即其所謂在

山陽薄縣者也亦即司馬彪所謂在梁國薄縣杜預所謂在蒙縣北亳城者

也而亦即皇甫謐所分屬于蒙穀熟者也本一說也孔穎達書詩疏皆誤認

為異說其謬已甚而顏師古于偃師下云臣瓚曰湯居亳今沛陰亳縣是今

亳有湯冢此說非也劉向云殷湯無葬處安得湯冢乎蓋薄薄也非亳也後人

人說非漢志論分野一段中薄字改為亳伏生大傳亳字改為薄而元和志亦云亳薄字異義同官非是兩漢本無亳名祇因晉人以湯嘗止于此

且以湯冢為據而附會其說師古引劉向說以折之精矣

皇覽曰湯冢在湯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

方各十步高七尺漢景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奉行水災圖

行湯冢按劉向不知湯冢處而真時時畏則者矣然得之足知其妄 其于山陽薄縣下不必復采墳

說即采亦當斷以非是乃又姑存之此則師古之疎耳而薄固非亳也薄非

亳則蒙穀熟可知杜預臣瓚之說皆非是而皇甫謐巧于立說又以一薄分

為南北二亳且欲兼存偃師舊說稱為西亳以此合立政三亳之文

杜預亦兼存偃師其

意只有東西二亳故以偃師景亳為周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都即是即偃師之亳也而皇甫謐乃以景亳為北

亳在蒙後人遂以蒙有景山為證不知陟彼景山毛傳訓景為大是升彼大山非山名即崩山名而取松栢以成

寢廟何必在邲郊之闕下文是斷是邲謂斷之于生植之處邲之字造作之所發頌園宮云邲來之松栢南之栢

是邲是度是邲是尺邲來在今蒙安縣新南在今新蔡縣去魯都曲阜未嘗不可論其材木以成新廟矣國

既然天子可知而必以邲近始得者若生其後之見可發一笑耳至若景亳維河鄭氏讀自為云河為何以梁弁既

辨言維何者是景亳之辭此維河當與彼同不得為水傍河也維何既是問辭則大員是諸侯大至口之所云亦

不得如毛傳為大均且古文員云同字耳然則以景山在蒙說北亳在蒙者其說殊妄况偃師正在河洛之間若

景山維河可解為黃河則正可以證在偃師今鄭氏既讀為河則不可為偃師之證矣而蒙乃宋地即左傳蒙

為蒙有景山之說又可據維河以為蒙有大河之說乎 不知立政三亳鄭解謂遷亳之民而分

為三亳本一耳安得有三星甫論之謬如此唐人括地志浴襲其說皆不可

信也 漢博梁殺熱故城在今夏邑永城二縣再考至今之亳州則後周武帝置本漢譙縣地屬沛郡蒙城縣則唐天寶二年置本漢山桑縣地亦屬沛郡並見元和郡縣志與皇甫謐所言又全無涉 三亳

既不可信則湯都定在偃師而所謂偃師去葛太遠不便代耕其說淺陋更不足辨矣且尚書中候格尋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若亳不在偃師而在

梁國則居洛東不得東觀于洛矣

東晉書汲冢古文以盤庚自登遷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漢書項羽傳云泗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墟是此說以殷在河北與

諸家說尤更乖異皆不可信如其說則殷在今彰德府安陽縣矣河東甲居相在今安陽泗水南有殷墟其為河東甲所居必也而謂以爲盤庚乎辨詳書序

當從鄭以毫殷在河

南偃師下篇先王適于山先王即湯亳地依山故言適于山盤庚之遷實復

湯故居也

民不適有居

傳曰適之也不欲之殷有邑居疏曰釋詁云適之往也俱訓為往故適得為

之

率籲眾感出矢言

釋文曰籲音喻感于歷反。案曰張參五經文字卷下一百六頁注云籲音注反

傳曰籲和也率眾憂之人出正直之言疏曰詩云其直如矢言為正直之

言

案曰說文卷九上頁部云籲呼也商書曰率籲眾戚說文所引是孔氏古文

四孔氏欲開舊解收戚為感訓為憂謂眾憂之人不詞甚矣戚蓋謂貴戚也

論臣民必由近臣始故呼召之下文云般庚教于民由乃在位即眾戚也偽

孔既以感為憂眾憂之人不易呼召因訓籲為和古無是訓也又釋言云矢

誓也邵璞注相約誓易晉卦六五矢得勿恤虞翻注矢古誓字論語夫子矢之孔鄭繆播皆云矢誓也毛詩鄘風柏舟云之矢成靡佗衛風考槃云永矢勿諼毛傳鄭箋並同然則出矢言爲出誓言文義明順乃必以矢爲正直尤非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

傳曰我王祖乙居耿爰于也言祖乙已居于此

重我民無盡劉

梁曰說文卷十四上金部云鑄殺也無劉字然此字見經多矣又見爾雅云殺也故周禮鄭注劉劉成十三年傳劉毛杜音云殺也安得云無此字且漢天子姓許慎不應不載又竹書文後人傳寫誤脫去耳非許本無也

傳曰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疏曰劉殺釋詁文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釋文曰稽工台反台音治傳曰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于龜以徙曰其如我所行疏曰周禮太

卜大遷則貞龜是遷必卜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

傳曰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

舊而邑則新也

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釋文曰底之底反

傳曰言我徒欲如此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釋文曰敷戶教反

傳曰敷教也教人使用汝在位之命用常故事正其法度疏曰先教民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釋文曰箴之林反

鄭曰奢侈之俗小民咸苦之欲言于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教以無伏之釋文曰

馬曰箴諫也釋文曰傳曰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所欲箴規上者疏曰又戒臣

案曰鄭云奢侈之俗云云者說詳篇首案又云將屬民而詢者說詳下節疏

馬云箴諫也者箴本衣箴字說文卷五上竹部云箴綴衣箴也內則云緝箴

請補綴醫者以石刺病謂之箴石故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亦曰箴毛詩小

雅庭燎序因以箴之周語召公諫厲王師箴百工諫庶人傳語是也

王命眾悉至于庭

傳曰眾羣臣以下疏曰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

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是國將大遷必詢萬民

案曰鄭以上篇盤庚為臣作經雖無明文然中下篇皆首言盤庚其下止言日不稱王此言盤庚教于民繼以日無或設伏云云是盤庚之言也繼以王命衆云云則王乃陽甲非盤庚矣下文王若日是盤庚述王之言猶多士多方周公述成王命稱王若日也詳玩經文上篇敘次自與中下篇不同鄭注確甚

王若日格汝眾子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傳曰謀還汝違上之心無傲慢從心所安

案曰說文黑部云黜貶下也貶下是還意故云還汝違上之心下文亦云汝

克黜乃心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釋文曰任

傳曰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

釋文曰播汝能反匿女力反。案曰說文卷三上言部云播敷也即引此經王播告之以說墨古本播作誠且讀告之句絕不違修字為一句

傳曰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

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傳曰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豫之言民用大變從化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子弗知乃所訟

傳文曰聒

鄭曰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馬曰聒聒拒善自用之意

且疑作傳曰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偽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何謂

案曰鄭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者鄭本聒作慤也說文十二卷上耳部聒字注

云謹語也不引尚書其十卷下心部聒字注云善自用之意也商書曰今汝

慤慤車文鑄字注云古文从耳今觀釋文云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

則馬融詰訓與說文合但今刻說文脫拒字耳此字與聒迥別祇因古文从

耳晉人遂改爲聒然鄭云讀如聒耳之聒則鄭不作聒必與說文同作慤明

矣鄭又云聒聒難告之貌者孟子苟不好善則將曰訑訑子既已知之矣訑

訑之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是難告之貌也孔傳以爲無知之貌玉篇

卷上心部第八十七慤字注云愚人無知也亦兼引說文善自用之訓玉篇

出顧野王雖知存古時孔傳已行遂用其訓其實愚人無知苟能發憤雖愚

必明惟拒善自用使人難告以善斯不可救鄭義其精不可易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

初文曰惕也歷反

傳曰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傳曰我視汝情如視火我不威脅汝徙是我拙謀成汝過逸過也**疏**曰逸過

釋言文

案曰觀燿同周禮夏官有司燿鄭注云燿讀如予若觀火之觀今燕俗名湯

熱為觀則燿火謂熱火與然則鄭以此經觀火與司燿之燿同皆訓為熱觀

火者熱火也說文十卷上火部燹字注云火光也从火出聲商書曰予亦燹

謀讀若巧拙之拙職悅切類篇引說文作火不光類篇雖出宋人所見說文

猶是善本祇因說文傳寫之誤脫去不字遂失其解再參以玉篇卷下火部

第三百二十三燹字注云丑出許出二切火光也鬱也此疑衍一也字當是

火光鬱也鬱則不光矣其說文十卷上火部注所云讀若巧拙之拙者乃音

也非義也後人遂改為拙非也經言予威如熱火之猛烈但予拙謀細威不

用使汝縱逸不肯徙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釋文曰素音同徐音文

傳曰紊亂也稽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

案曰傳云紊亂也者說文卷十三上系部義彼即引商書此文以證是也毛詩棫樸疏引說文云綱網紘也蓋所以張網者漢成帝紀詔引此經服田云云應劭注農夫服田厲其膂力乃有秋收也言下從上令如網之從綱盡力遷徙以圖安如農之力穡以有收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傳曰汝羣臣能還汝違上之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姻僚友則我大乃敢言汝有積德之臣

乃不畏戎莠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口畝越其罔有黍稷

釋文曰昏音同本或作昏音曠

爾雅昏昏皆訓強故兩存
越本又作昏音曰千也

鄭曰昏讀為昏昏勉也

尚書疏。三國志。卷式帝紀。按松之注

傳曰戎大昏強越於也言不欲徙則

是不畏大毒于遠近如怠惰之農苟自安逸不强作勞于田畝則黍稷無所
有疏曰戎大昏強越於皆釋詁文孫炎曰昏夙夜之強也書曰不昏作勞引
此解彼是亦讀此為昏也

案曰鄭云昏讀為警警勉也者文選張平子鹵京賦何必昏于作勞薛綜注
云昏勉也是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

傳曰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是為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

案曰說文口部云吉善也然則吉言善言也以百姓為百官說已詳見堯典

此下篇告爾百姓于朕志傳亦以為百官也

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釋文曰卒字勇反恫徒弄反又音通。案曰黎邕所書石
經身作恫以恫字四年與堂點與陽馬日彈張訓傳

說單國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書帝許之區乃自奮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
外見後漢書禮傳世所書尚書即博士所習今文其石久亡殘碑載宋世遺錄釋

傳曰羣臣不欲徙是先惡于民恫痛也不徙則禍毒在汝身徒奉持所痛而

悔之則于身無所及疏曰恫痛釋言文

相時儉民猶胥頷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釋文曰相息亮反徐息羊
反儉息廉反徐七漸反

案曰說文十卷下心部慙字注云疾利口也从心从册蓋曰相時慙民思嚴切案世石經殘文僉作激蓋
洪武錄釋二者不同故案激之據右从才不从爰左从林其加曰者釋內也从岡嚴聲別是一字也音誤

馬曰相視也儉利小小見事之人也釋文傳曰言儉利小民尚相顧于箴誨恐

其發動有過口之患况我制汝成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

案曰馬云相視也者釋詁文又云儉利小小見事之人者儉本作慙立政儉

人釋文云本亦作慙馬于彼亦訓利但以爲佞人此則云小小見事之人者

彼戒成王立政故言勿用佞人此則偷安而欲沮大謀故云小小見事皆望

文爲說也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釋文曰曷何來反

傳曰曷何也責其不以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徒恐汝沈溺于衆有禍

害疏曰曷何同音故曷爲何也顧氏云汝以浮言恐動不徒更是無益我恐

汝自取沈溺于衆人不免禍害也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釋文曰燎力召反又力鳥反又力結反嚮許亮反
音卜反。案曰釋文于左傳引書又云燎力弟反

傳曰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絕之

案曰隱六年左傳君子曰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云云杜預曰盤

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鄰近不可撲滅莊十四年所引同據此則經

有惡之易也句偽孔因尚書無也字遂刪之禮記引太甲無越厥命以自覆也又引天作孽

也字然孟子引天作孽云云即無也字其攷左傳前段以陳桓公長惡不悛欲救不能後

段以蔡哀侯繩息媯語楚子楚滅息取息媯後欲悅息媯遂伐蔡各引書證

之皆言惡之易長則此四字不可刪且經本言惡易長非指浮言易動今刪

去四字遂以此節專承浮言說又以不可撲滅改作尚可撲滅正相違反恐

當從左傳及杜預注為是偽孔之刪削及傳義皆非也

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馬曰靖安也釋文三卷。王天與尚書集傳十四卷上。案曰此條出釋文原本注疏無天與官元大德前

傳曰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為非謀所致疏曰靖謀釋詁文

案曰馬云云者周頌昊天有成命肆其靖之箋以靖為和安則靖有安義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釋文曰遲任疑反徐持夷反任而今反。案曰遲字陸徐

鄭曰遲任古之賢史尚書疏。林之奇。馬曰遲任古老成人。釋文

音亮亦音遲古通也下二句出通雅釋義卷也石經上作人惟舊無求字下書上求作求大司後正日景以求地中注云故警求為救社于春云當為求案故當作投即古文求說文引虞書旁殺倂功即旁求也

案曰鄭云云者馬云古老成人本大雅蕩篇但論語孔子引周任之言馬云古之良史遲任與周任相類彼既良史此不應異故以為古之賢史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傳曰古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

釋文曰選息轉反又蘇官反掩木又作弁

傳曰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釋文曰與音預

鄭曰大享謂烝嘗也

周禮三十卷夏官司禮疏

傳曰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于廟大享烝嘗也

所以不掩汝善疏曰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

此大享于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大享烝嘗者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

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為大烝嘗為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

嘗為大禘祠為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為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

少故禘祠為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

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故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

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禘爲大嘗
知此不以烝嘗爲禘禴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禘于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
祭尚及功臣則禘禴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以來功臣配
食惟禘禴乃祭時祭不及之也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
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禴則毀廟
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禘禴禘禴嘗禴烝諸侯禴禘禘
一值一禘嘗禴烝禘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夏秋冬旣爲
禴又爲時祭諸侯亦春爲時祭夏惟作禴不作時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禴
周則春日祠夏日禘三季一禘在秋五季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季再殷
祭禮緯云三季一禴五季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案曰鄭云云者夏官司勳鄭注云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死則于
烝先王祭之盤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于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
賈公彥疏曰引盤庚告其卿大夫者盤庚欲遷亳殷臣民有不肯者故告之
云我不掩爾善所以者何茲于大享先王之時爾祖從先王在享祭之中况

爾見在不掩可知何不從我遷乎彼嘗注以大享為烝嘗此舉冬祭物成者
衆而言其嘗時亦祭之也或可周時直于烝時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禮異
故也據此則鄭以商祭功臣于烝嘗與孔傳同且周制亦與商同賈疏云或

殷周禮異者乃衍說耳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曰禘秋曰嘗冬

曰烝鄭注謂是夏殷之祭名

祭統亦有此文釋注禘與此烝同其郊特牲云春禘秋嘗鄭亦以為夏
夏殷禮并不破禘字蓋郊特牲已備故此不注近日惠氏士奇云禘者陽之盛也夏之始可以示存故春夏皆得
行焉考祭統云禘禘陽義也當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應故本此以備難勝
注尤為精審當從之趙匡謂王制祭統禘嘗烝鄭云夏殷禮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皆禘
是也何得云夏殷禮今考成王追念云云與上所言時祭禘嘗之文隔越不屬文義迥不相案何得據此以駁鄭
况禘嘗上文俱連論祭事有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蓋周禮職者守門故以古者為夏殷而其下又云古
者云記曰明祭統所稱古者多指夏殷禮也精審如此奈何趙匡于上下文俱不細檢而妄議前人哉

制又云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鄭注云虞夏之制諸

侯歲朝廢一時祭是虞之時祭與夏殷同名鄭于王制注及周禮春官大宗

伯注禮緯注并作禘禘志駁許慎五經異義又以為王制所記乃殷以前之

制至周公制禮改春為祠夏為禴禴即禘禘專為殷祭不為時祭之名蓋

因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云云司尊彝亦有春祠夏禴云云

又詩小雅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及毛氏傳文推測知之殷盛也盛祭即

大祭也爾雅禘大祭凡祭之大于餘祭者皆得為禘故冬至祭昊天上帝于

圓丘夏正祭感生帝于南郊

祭法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殷人周人禘此禘謂國土大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禘謂南郊

及宗廟五季

一祭皆為禘公羊傳五季再殷祭謂五季之中一禘一禘禘之言諦審諦昭

穆徧祭之禘之言合合先君之主于太祖之廟而祭之皆有盛大之義皆殷

祭也夏殷天子諸侯三季裘畢為禘祭後因以為常三季一禘五季一禘周

制以魯禮推之亦三季裘畢為禘祭明季為禘祭後因以為常亦三季一禘

五季一禘所謂五季再殷祭者如此謂再殷祭皆在此五季中耳其實前禘

距後禘前禘距後禘皆已六季矣夏殷之制與周異者天子當禘之歲春惟

一禘而不禘夏秋冬皆有禘又有時祭禘在先時祭在後所謂天子禘祫禘

禘禘嘗禘烝是也諸侯當禘之歲春亦惟一禘而不禘夏當行時祭一禘之

時值行一禘而不時祭以異于天子惟秋冬時祭與禘得並舉然亦時祭在

先禘祭在後以異于天子所謂諸侯禘禘禘一禘一禘嘗禘烝禘是也天子

惟禘歲廢一時祭諸侯歲朝則平常已每歲廢一時祭至禘歲夏禘又廢凡

廢二時祭云若周則當禘之歲但行于孟秋當禘之歲但行于孟夏餘三時

皆不行天子諸侯皆然但天子禘禘時祭社舉諸侯行禘禘則廢時祭惟魯天子

魯頌秋而載實此周制與夏殷異也因周禘但行于秋故時祭名嘗禘祭又名大嘗則

祭統所云內祭大嘗禘是鄭言三代時祭禘禘之制如此文二季公羊傳曰大禘者

廟之主陳于太祖木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說甚精但孔安國論語注曰禘禘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

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據此似禘與禘無別矣考禮記禮志說禘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

其坐位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

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別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與東面

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別主也蓋禘為合祭昭穆禘為禘禘昭穆

公羊傳說禘禘得合祭之義而鄭說禘禘得禘禘之義與孔安國禘禘皆序昭穆合禘則于太祖廟列羣廟之主

禘則于文武廟各遷昭穆之主故云禘大禘小而實遠列歌云禘禘一祭二名禮無差降說雖異而意則至注

同也鄭說必有所本古書失者多後儒不能信古禮廢攻難自難尋禮區以下妄說紛紛皆不足辨

此經及周禮言功臣與祭但舉烝嘗則鄭意似不以禘禘為有功臣正義謂烝

禘於可知因舉近代之制以為必者非是且功臣配所舉之君所事之君廟毀時祭不祭毀廟功臣亦當止此近

代與三代所同但三代時所事之君廟毀則功臣便永遠停禘後惟時祭及功臣其禘禘可序昭穆豈容異姓之臣

參列其間後世因禘禘合祭羣廟之主而并及功臣殊為說者謂詩序長發大禘也而詩中及 阿衡以此為禘有功臣之証然毛傳鄭箋但言詩序成湯之功而及伊尹不以為配享則此說固不足據矣况長發之禘鄭以為祭天南郊尤與享先 王無涉也何休文二季公羊傳注亦曰禘所以異于禘者功臣皆祭也以上

二說以禘有功臣禘無功臣與正義差別然禘祭兼毀廟未毀廟之主所祭

既多固不使更及功臣祿雖穆主于文廟昭主于武廟所祭差簡但祿始皆序昭穆雜以功臣則非序昭穆矣富專主烝嘗爲是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傳曰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從汝善惡而報之

子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釋文曰射食反

鄭曰我告汝于我心至難矣夫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爲政之道亦如是也以己心度之可施于彼然後出之傳曰告汝行事之

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必中所志乃善

案曰鄭云射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者禮記言射內志正定八季左傳顏息射人中脅還曰吾志其目也是射有志也屬矢之屬竹戍反與注同昭二十一季左傳杜解云注傳矢是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釋文曰侮以甫反

鄭曰老弱皆輕忽之意也傳曰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徒則孤幼

受害是弱易之

案曰鄭以老弱為輕忽者攷唐石經老在侮上蔡邕石經殘字云女毋翁侮
成人毋流載洪适隸釋又見黃伯思東觀餘論流字下闕固不可解翁侮義
亦未詳然侮與成連文則知老與弱對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經意謂無
侮老其成人者無弱孤其有幼者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說此經鄭注確
甚偽孔非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敵

釋文曰長竹丈反。對月音如字。

傳曰敕臣下各思長于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夙用德彰厥善

傳曰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外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
為善

邦之賊惟汝眾邦之不滅惟予一人有佚罰

釋文曰厥後子。厥反。佚音是。

傳曰有善則眾臣之功佚失也是已失政之罰罪己之義

案曰此一節國語周語內史過對襄王引之韋昭注云賊善也國俗之善則

維女衆歸功于下逸過也罰猶舉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我有過也
義與傳略同佚彼作逸釋言郭注引同恐作佚者非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釋文曰度徐加字亦作度。案巨泰泰邑石經作其乃口作爾口見洪氏釋釋文度作凌者無理必誤也

傳曰致我誠告汝衆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勿浮言不從我謀
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鄭曰作渡河之具向王曰爲此思南渡河之事書

案曰鄭王云渡河者耿在河北殷在河南盤庚自耿遷殷故云渡河也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釋文曰話胡快反誕徐音但亶丁低反馬本作單音同

馬曰話告也言也單誠也釋文曰王天與尚書卷第十四卷中傳曰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誥

用誠于衆

案曰馬云話告也言也者大雅抑云告之話言釋詁云話言也是也孫炎注

釋詁云話善人之言也大雅板及抑毛傳皆以話為善言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話合會善言也籀文作誥从會是話本善言而兼合會之義也馬又以直作單訓為誠者小雅常棣直其然乎毛訓直為信天保俾爾單厚毛亦訓單為信同訓則得通大雅桑柔逢天俾怒釋文云俾本亦作直俾即單字而亦作直則直單同又毛訓俾為厚周頌昊天有成命單厥心毛鄭亦以單為厚釋詁直誠也又直厚也直有二訓單既與直同訓厚則亦得與直同訓誠也成造勿襄在王庭釋文曰造士報反馬在早反襄惠列反

馬曰造為也釋文曰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襄慢

案曰馬云造為也者釋詁文馬讀造為史記屈原傳造為憲令之造也孔訓至則讀如王制國之俊選皆造焉之造故釋文孔馬異讀但馬既以造為為則不知所造何物其下不當繼以勿襄云云恐係偽孔妄改然不可攷矣馬本即杜林賈逵等所傳之古文其本既凶注又殘闕則其義不可得詳也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釋文曰鮮息淺反案曰此亦邑石經作

傳曰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行于天時者言皆行天時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鄭曰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上篇傳曰我殷家于天降大災則先王不思

故居而徙其所為視民有利則用徙古后之間謂遷事

案曰鄭云殷者將遷于殷先正其號名者鄭注序云商家自徙此而更號為殷故也

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子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

志傳文曰解益爾反替其九反比

傳曰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徒

汝令比近于殃罰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眾故大從其志而徙之

今子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因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

動子一人傳文曰忱市林反。案曰蔡邕石經汝遷作

傳曰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

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釋文曰鞠屬六反臭後夫

傳曰鞠窮也言汝不忠自取窮苦不徒之害如舟在水中不渡臭敗其所載

物疏曰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爲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爲臭晉語云惠公

改葬申生臭徹于外謂穢氣也

案曰傳以鞠爲窮者毛詩大雅篤公劉芮鞠之卽傳以鞠爲究小雅節南山以究王訕傳以究爲窮轉相訓則鞠亦窮鞠鞠同也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

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釋文曰屬音屬沈直林反屬勸音反。案曰蔡邕石經補作遺怒作怒疑作承氣疑作承又見東觀漢記

馬曰屬獨也釋文曰傳曰汝忠誠不屬逮古不欲徙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

自怒何瘳嗟乎汝不謀長久之計思不徙之災是大勸憂之道無後計何得

久生在人上

案曰馬云云者釋山云屬者畔獨者芻此反以屬爲獨疑獨上脫不字也

今子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釋文曰穢于處反倚于將反徐于寄反迂音于

傳曰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汝既不欲徙又爲他人所誤倚曲迂僻

子迓績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釋文曰迓五駕反
畜詩竹反下同

傳曰迓迎也言我徒欲迎績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畜養汝衆耳疏

曰迓迎釋詁文

案曰傳云迓迎也者小顏匡繆正俗引盤庚云子御績乃命于天詩鶴巢云

百兩御之訓解皆為迎列子云鄭氏遷駭鹿御而擊之法御音訝迎也此經

與牧誓弗迓克奔皆作御今本乃衛包所定孔氏出于晉代故尚存古訓也

子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子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釋文曰勞力報反又如字。案曰不
特邑石標作不古不通也。載難釋

傳曰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案曰曷也石經
崇作知其難釋

傳曰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于此而不徒湯必大重下罪疾于我曰何為

虐我民而不徒乎疏曰崇重釋詁文

汝萬民乃不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王曰生生進進進同心願樂之意傳曰不進進謀同心徒

案曰王以生生為進進者說文卷六下生部云生進也是也

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日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傳曰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

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逃

傳曰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

案曰國語云實有爽德賈逵注云爽貳也氓詩云女也不爽毛傳云爽差也

洛誥亦云惟事其爽侮爽德差貳之德也言汝不與我同心是有爽貳之德

先后在天將自上降罰于汝傳言湯有明德非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

傳曰勞之共治人

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

釋文曰規在民反又士良反。案曰蔡
邕石經說作近或釋釋又見東觀漢記

傳曰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徒是反父祖之行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釋文曰斷
丁接反

傳曰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絕棄汝命不救汝死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具玉

傳曰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于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疏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如今用錢然漢書食貨志有其事玉是物之貴者賈其貪財舉二物言之

案曰貝說文艸部云其置也从艸从貝省其置此貝于六書爲會意也古者以貝玉爲貨幣桓寬鹽鐵論曰幣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周書王會云若人元貝孔晁注曰若人吳越之蠻元貝班貽貝也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蜺黃白文餘泉文小雅巷伯疏引舍人注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蜺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陸璣毛詩疏云貝龜鼈之屬其文黃質白文白質黃文又有紫貝白質如玉紫點爲文行列相當大者徑一尺六七寸九真交趾以爲杯盤寶物說文貝部云海介蟲也居陸名焱在水名蛸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管子國畜篇云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距周七千八百里先王爲其涂之遠至之難故託用于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

為下幣地數揆度二篇亦云然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秦幣為三等黃金以盜名為上幣銅錢鐵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則自秦以下貝玉始不為幣自此以上皆以為幣蓋三代同之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迺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釋文曰告工號反我高后本又

作乃祖乃父。案曰唐石經賦下有子字玩為孔傳似偽孔本本有之後人傳寫誤脫也崇降弗祥蔡邕石經作與降丕承載數得

傳曰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于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

嗚呼今子告汝不易

釋文曰易以鼓反。案曰嗚呼蔡邕石經作於戲載隸釋易从難當讀如字

鄭曰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

向書

王曰告汝以命之不易為難

向書傳

曰凡所言皆不易之事

案曰鄭以不易為不變易者時盤庚欲遷恐眾臣阻撓故以不變要之王云命之不易則于此時情事不切偽孔從之非也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釋文曰遠于斯反又如字分扶同反又如字。案曰蔡邕石經分猷

作比猶設作命職錄
釋又見東觀餘論

傳曰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
各設中正于汝心

乃有不吉不殛

傳曰不善不道謂凶人

顛越不恭暫遇姦宄

釋文曰暫才淡反。案曰恭左傳引作共釋文云音恭

傳曰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劫奪之為姦于外為宄于內疏

曰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為隕越是遺落為墜

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隕越于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

遺落廢失意故隕墜不恭為不奉上命也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

內為宄是劫奪之事也

我乃剗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釋文曰剗魚聲反徐吾器反殄徒典反易如字又

易反又按如傳及杜預說易字不當有以致反之音

傳曰剗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于此新

邑疏曰易種者卽今俗語云相染易也

案曰哀十一季左傳子胥諫吳王引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其則剗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杜預集解曰顛越不其從橫不承命者也剗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正義曰彼文孔安國言殄隊謂受命而隊失之杜言從橫不承命謂其人性自從橫不肯承命意小異也刑以截鼻爲剗是割也殄絕育長俾使皆釋詁文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傳曰自今以往進進于善我乃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莫厥攸居乃正厥位

釋文曰奠田爲反

鄭曰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

尚書疏

傳曰定其所

居正郊廟朝社之位疏曰鄭意奠厥攸居止謂民居孔言定其所居是官民之居並定之禮郊在國外左祖右社面朝後市

案曰鄭云徙主于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者禮記玉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

民周禮地官小司徒云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云云是也又云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者鄭注天官辨方正位引召誥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官廟與此解正厥位意同也

綏爰有衆

鄭曰爰于也安隱于其衆也

三國志一
老武會紀注

案曰鄭以綏爲安爰爲于者並釋詁文又云安隱于其衆也者隱亦安也莊子應帝王篇云其臥徐徐司馬彪注云徐徐安隱貌是也說文卷七上禾部

新附穩字注云安也此俗字不可施于經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案曰案邑石經作曰女門台民劫建大命案懋釋台民之義未詳

鄭曰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

白雲

案曰鄭以懋建爲勉立者說文卷十下心部云懋勉也又卷二下及部云建

立朝律也是也又以命爲令者釋詁命令同訓告故得轉相訓又說文卷二

上口部命从令从口命既從令則可訓令而教亦用口故言教令王注以爲

性命又安牽五福皆非也

今于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案曰義疏曰鄭注例書篇與夏庚等回而括字多異夏庚等書心腹腎腸曰發腎腸夏庚等書乃今文鄭所

傳乃古文今梅賾所獻孔木號稱孔壁古文乃反同于夏庚等書其妄明矣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劉善慶曰優賢揚歷若依今本則蓋庚不見有此文乃知鄭本作夏賢揚者蓋本優字夏庚等書以一優字誤分作心腹二字賢揚者當作賢揚音以字形相似而致誤劉淵林晉初人所見本如此也裴松之注三國志亦引此而稱爲今文矣宋人其時梅賾所獻本已盛行以爲孔爲古文故反以鄭本爲今文也又案今于之子蔡邕石經作我儀錄釋

鄭曰歷試也謂揚其所歷試

三國志十一卷管寧傳裴松之注。文選六卷左太冲魏都賦劉淵林注。案曰劉裴二家皆不著鄭名然所據既係鄭本則注義亦必本

之鄭氏今定作鄭注傳曰布心腹言輸誠于百官以告志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敷之言溥溥求賢者而優禮之揚其所歷試也管寧傳

陶正一等之奏左思之賦用優賢揚歷語皆本之此經而前此漢咸陽令唐

扶頌已云優賢賜歷載洪适隸釋隸釋又載國三老袁良碑有云優取之寵

公羊成四季經鄭伯取卒疏云取穀梁作賢說文卷三下取部云取古文以

爲賢字然則優取即優賢也夏侯等既誤于前二孔附會于後古義遂微

罔罪爾衆爾無其怒協比譏言于一人

釋文曰此此志反變作咸反

傳曰羣臣前有此過故禁其後今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安言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釋文曰降工德反。案曰祭邑石經嘉作接曠隸釋

傳曰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于我國疏曰先王至此五邦所都皆近山故總稱適于山也

案曰云古我先王者正指湯也適于山者在于亳也契父帝嚳實始居亳其後屢遷而不定成湯欲多于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書序云自契至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先王者帝嚳也立政云三亳鄭彼注云東成皋南頓棘鹵降谷然則亳地依山故此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圯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也盤庚復湯舊都避耿之圯而適亳般山險之地故舉湯事以詰也傳意以先王泛指商先王適于山泛指五遷其說非是成皋者漢志河南郡有成皋縣即虎牢也頓頓者在河南緱氏縣東南阪十二曲道將去復還故曰頓頓降谷者不知所在當亦在河南或謂即今永寧縣北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

傳曰水泉沈濁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爲之極

案曰蕩析離居正指祖乙圯耿之事三代時河患見于經傳者絕少觀經所

言惟是為甚然爾時諸臣方以從遷為苦蓋止于潁河侵盜之患不若後世
漂漬田廬千里一壑之甚也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案以案也石經圖上有今字見錄博錄
爾又以謂作遷實作祗亦見東觀漢記

傳曰言皆不明已本心

案曰堯典震驚朕師史記作振驚是震與振同而祗與振又每通用臬陶謨
曰嚴祗敬六德無逸治民祗懼史記皆作振禮內則祗見孺子鄭注祗或作
振故此震字石經作祗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傳曰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于我家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

新邑

肆子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責

傳文曰初首的或
對字責接云反

傳曰冲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于衆至用其善宏資皆大也
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疏曰弔至靈善宏資皆大釋詁文樊
光曰周禮云其聲大而宏詩云有賁其首是宏賁皆為大之義也

案曰詩小雅天保神之弔矣又節南山不弔昊天毛鄭皆云至而鄭于節南山又云至猶善也則傳云至用其善者是也說文走部云趨至也多歷反今通用弔又省作弔方言云墳地大也青幽之間凡土高且大者謂之墳墳賁通故賁大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釋文曰長竹文反相息亮反。案曰

樂邑石經隱作衆
總作易見雜

傳曰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言當庶幾相隱括其爲善政簡大相助也勉大助汝念敬我衆民疏曰邦伯邦國之伯諸侯師長故爲東國二伯及九州之牧也鄭注禮記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此殷時而言牧者此乃鄭之所約孔意不然故總稱牧也師訓爲衆衆長衆官之長故爲三公六卿也其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職事之官皆是也此總勅衆臣故二伯以下及執事之人皆戒之也釋言云庶幾尚也反覆相訓故尚爲庶幾隱括必是舊語不知本出何書何休公羊序云隱括使就繩墨焉節大釋詁文又云相助慮也俱訓爲慮是相得爲助也

案曰傳云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者傳意以此邦伯為兼二伯及州牧二項諸侯在內言之也二伯者天下諸侯之長虞夏四人曰四嶽殷周二入曰二伯州牧者每州諸侯之長舉十二州則十二牧九州則九牧二伯不可通稱牧九牧得通稱伯也鄭云岐州長曰伯者據于制州有伯為說殷制而云然鄭非不知漢文牧可通稱伯也疏謂鄭約言之而孔者不然者非是傳以隱為隳括者後漢卷十六鄧訓傳云訓考量隱括李賢注隱審量括之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待隱括蒸揉然後直也伏生尚書大傳畧說云子贛曰隱括之旁多枉木則隱括是矯枉為直之器政所以正不正故借隱括言政隱說文作隳今作隱古字通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敘釋文曰析呼繼反

鄭曰鞠養也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傳曰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于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疏曰釋詁云肩勝也舍人曰肩強之勝也強能勝重是堪任之義故為任也鞠訓為窮鞠人謂窮困之人

案曰鄭云鞠養也者毛詩小雅蓼莪母兮鞠我毛傳義也釋詁疏引方言云

鞠養也陳楚韓鄭之間曰鞠是也與中篇自鞠自苦之鞠不同傳訓窮非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

一心釋文曰吾
於無反

傳曰已進告汝之後順于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無總貨寶以
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

案曰伏生大傳引盤庚曰湯任父言卑應言見王應麟困學紀聞今盤庚無
此文

尚書後案卷六